

甘肅省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三十周年獻禮演出

劇本選輯

第 三 輯

甘肅省文化局獻禮演出辦公室編

一九八〇年二月

编 者 说 明

一九七九年，我省先后分三轮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活动，同时还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剧本的征文活动。一年来，经过民主评选，出现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剧目。除话剧《西安事变》已经公开出版，舞剧《丝路花雨》和京剧《南天柱》将由省出版社公开出版外，我们现在把其余的作品编印成三个专集。第一集有秦腔《白衣姐妹》、歌剧《动荡的巴里坤》；第二集有独幕话剧《杏子黄了》、陇南影子腔《中秋月儿圆》、高山戏《请婆婆》；第三集有独幕话剧《娜木佳的节日》、小戏曲《挑女婿》、《车铃》。

我们编印这几个专集的目的，在于供我省表演艺术团体选排和交流创作经验，进一步繁荣全省的戏剧创作。我们这次选编的剧目除《娜木佳的节日》是征文外，其余都是参加献礼演出的剧目。在调演之后，有些剧目的作者作了一些修改，有些仍然是当时的演出本。这些剧本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想通过演出实践和内部交流，以便能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把剧本进一步加工修改好。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选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差错，敬希提出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 娜木佳的节日（独幕话剧）……………林贵增（1）
- 挑 女 婿（小 戏 曲）……………常孝行（33）
- 车 铃（小 戏 曲）……………泉 清（67）

娜木佳的节日

(独幕话剧)

林 贵 增

剧中人：(以出场先后为序)

娜木佳 女，三十七岁左右

彩花什吉 女，二十六岁

华尔旦 男，三十五岁左右

巴 特 男，六十多岁

雪芽芽 女，八岁

库 什 男，四十岁

故事发生在祁连山的脚下。

一九七八年中秋节的黄昏。

一幢淡黄色的二层小楼象个含羞的姑娘躲在山脚下的绿树丛中。明镜般的隆畅河水绕过她的胸前。楼前草坪绿茵荡漾，远山奇峰雪色晶莹。一架小桥跨过河面。草坪中间放有一套石桌石凳。底层楼口挂着一面写有《隆畅河国营牧场兽医站》的牌子。推开宽畅的窗子可见工作室内的陈设：药品橱上摆有一瓶鲜花，正面墙上挂着毛主席和华主席像，紧靠窗子是张办公桌，桌上置一自动电话。

晚霞如火。夜幕已悄悄降临。雪峰，树影，山光，水色浸沉在金色的梦境中……

主题歌声中幕起：

白玉纯洁纯不过祁连的白雪，

宝镜虽圆圆不过中秋的明月，

黄金贵重贵不过人民的团结。

啊！黄金贵重呵，

贵不过人民的团结！

〔歌声伴着人欢马叫声回荡在祁连山谷。〕

娜木佳站在对岸的桥头向着马蹄渐远的前方同人们挥手道别。她是牧场的兽医。虽已年近中年，但那匀称的线条依然富有青春的美感。如果此刻她回过脸来我们便会透过那双深情的慧眼，看见那蕴涵在心底的大自然的风光——东海的碧波同祁连的雪浪呼应交响，日月潭的旖旎同天淖池的清冽辉映生光。在这幅浓淡相宜的画面下我们会看到一个台湾姑娘的轻盈妩媚同裕固族妇女的粗犷朴实融为一身的可爱形象。

娜木佳 阿娜尕（老奶奶）——谢谢您！卓丽曼——回去代问加吉阿爸好！

〔彩花什吉突然从二楼卧室里推开窗子探出头来。这是一个很精明的裕固族姑娘，她温良和善，但说起话来却乖巧尖刻。〕

彩花什吉 调皮鬼，尕布藏——小心你的马！

〔远山回应出一片热烈的酬谢声。〕

〔彩花什吉走到二楼阳台上擦窗子。娜木佳随喊声跑下，顷刻又回。彩花什吉走进室内拿出两张刻有《团圆》的窗花贴在窗上。〕

娜木佳 彩花什吉，这又不是新房，干么要收拾得这么漂亮？

彩花什吉 要是新房啊，我就把天边的那片彩霞剪下来贴上！

娜木佳 瞧你这张巧嘴巴。

彩花什吉 娜木佳姐姐，你在赛马草原滚了八九年，这回回来当了兽医站站长，也该扬眉吐气了！

娜木佳 我感谢老书记！我感谢赛马的人民！这一回，还没等我回来，老书记就派人把这房子收拾好了，今天又要你来锦上添花！

彩花什吉 你别忘了今天这个日子——中秋节！（指窗花）团圆节！（走下楼梯）

娜木佳 （若有所思）不会忘！这个日子和我的命运息息相关。……九年前的今天，是你送来一幅《花好月圆》……

彩花什吉 那原是祝贺你和库什的新婚，哪曾想还没等贴上，一封海外来信便招来一场风暴。结果，被刮得——

娜木佳 花落人散……

彩花什吉 娜木佳姐姐，昨天我看见库什回来了，说不定今天你和他就能团圆了。

娜木佳 （凝视彩花什吉）你看他变没变？

彩花什吉 人的肚肠十八道弯，我还看不透。

娜木佳 他回到牧场后没向你打听过我吗？

彩花什吉 他这回是去北京上告阿爸的，能和我掏一句真心话吗？

娜木佳 告老书记？是老书记为他落实政策的？

彩花什吉 你不信？

娜木佳 他总是忽东忽西。先是跟着拉布朗那条恶棍跑，后来又遭他暗算。咳！

〔传来马蹄声。〕

彩花什吉 唉？有人来了。（走上楼梯眺望）好象是，华尔旦！

娜木佳 华尔旦？（跑上桥头了望）是他，就是他！华尔旦——（下）

〔娜木佳身挎褡裢与华尔旦同上。〕

华尔旦 个头魁梧，身背药箱，憨厚的嘴唇上微含笑意。他心地纯正有如明海湖水，为人质朴有如云杉雪松。

娜木佳 （边走边亲切搭话）才罕阿妈好吗？

华尔旦 你离开赛马，她就一直念叨你。

〔彩花什吉从娜木佳身上接过马褡裢。〕

彩花什吉 （打量华尔旦）吓！瞧你这身打扮真象个兽医站的大医师！就是这双手——

华尔旦 还抓牛粪是不是？请你给我一把刀，照样可以给牛羊动手术。不信你问娜木佳。

彩花什吉 那还用问，能跟雄鹰翱翔的绝不会是乌鸦！你给老师带来了什么节日礼物？

华尔旦 （打开药箱取出一碗元宵一般大的酥油糌粑）看，阿妈亲手做的“阿根·牙赫”，雪芽芽最爱吃的！

彩花什吉 （接过）噢——“阿根·牙赫”，这可是才罕阿

妈心上的礼物，得摆在明处。（推开窗子放在窗前的桌子上）

娜木佳 “阿根·牙赫”，酥油蛋！

彩花什吉 这也是华尔旦小时候的名字。

〔恰在此时老巴特身背猎枪，手提雪鸡上。这是一位饱经风霜为人正直的裕固族老人。在他的心中有碗水，对人看得准，端得平。〕

巴 特 酥油蛋这个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呢！

娜木佳

彩花什吉 （同时）巴特大叔！

华尔旦

巴 特

那时是想取个吉利。可在旧社会，白银堆成雪山，都归九大家子所有；酥油流成河牧民们也喝不上一口哇！

〔彩花什吉接过雪鸡挂在墙上。娜木佳给巴特和华尔旦沏茶。〕

娜木佳 酥油蛋！真不知你还有这么个香甜的名字！

华尔旦 名字香也不能当茶喝！（接茶。众笑）

彩花什吉 巴特大叔，这雪鸡是给娜木佳姐姐捎来的？

巴 特 是啊。在灰大坂上巧遇上的。（对娜木佳）这就算是大叔给你的一份节日礼物吧。

娜木佳 我来到裕固族草原十几年来，每逢我的生日，你们不是来送礼，就是来祝贺，真象过节一样！

彩花什吉 你会赶时候啊！早生月不圆，晚生月儿缺，偏偏生在中秋节。这是个多么吉祥的节日啊！

娜木佳 （回忆地）是的。我的降生曾给家庭带来了节日的

欢乐。爸爸乐得说我是月中仙子下凡，妈妈乐得说我是明月之花显身。为了这个，爸妈还争了起来。最后还是妈妈胜了——明月之花显身。于是便给我取名叫阿萌。

彩花什吉 自从你改名叫娜木佳，人们只知道“大自然”，却忘掉“明月之花”了。

巴 特 看见明月想亲人。在这节日良辰里，你的老人大概也在为你祝福呢！

娜 木 佳 不见得了。

彩花什吉 怎么？他们会忘记你吗？

娜 木 佳 那也不会。父母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亲骨肉的。或者是恨，或者是爱。

华 尔 旦 那你说他们现在到底是恨，还是爱呢？

娜 木 佳 也许是恨，因为我已背叛了他们；也许是爱，因为他们还没有背叛祖国。

巴 特 听说你是背着他们回国的？

娜 木 佳 那时，爸爸是台湾政府驻日“使馆”的一个官员。可他哪知道，他的女儿已是东京一所学校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会员了。在那里，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真理的光焰在我心头点起了一把火。《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等刊物打开了向往祖国的一扇窗子，使我看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锦绣山河。于是，不知多少次我在梦里回到了祖国。在一个昏暗的夜晚，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终于踏上了梦境般的航程——我们偷偷地搭上了一艘外国商船回到了祖国。事后我听

说，爸爸还以为我失踪了呢！

巴 特 你离开了父母，奔向祖国，看得远哪，孩子！可是，这几年……（痛心状）你头上也添了几根白发呀！听说，要不是华尔旦和他阿妈救了你……

娜 木 佳 （沉思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才罕阿妈呀！……记得那一天，当我刚从华尔旦家的帐篷里醒过来时，一眼看到，才罕阿妈艰难地跪在炉灶旁，一口一口地吹旺牛粪火，为我熬奶子。（哽咽）后来我才知道，才罕阿妈患了严重的布氏病。就在这种情况下，她老人家还为我带着雪芽芽。大叔，雪芽芽就是在才罕阿妈的背上长大的！

华 尔 旦 巴特大叔，我和阿妈只是救了娜木佳和雪芽芽母女二人；可是，娜木佳为咱赛马草原费尽了心血啊！自从娜木佳来到赛马，研究和推广了“喷雾免疫法”布氏病这个瘟神被赶跑了，赛马人民热爱她，娜木佳，要不是你在布病防治上的突破和精心治疗，我阿妈也许活不到今天呢！

彩花什吉 这也叫“相依为命”吧？（众笑）

华 尔 旦 娜木佳，我们赛马准备进一步开展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最近，又新配了一种杀虫药（取药），这是我带来的一瓶，请你给鉴定一下。

（把药放在窗前的桌子上）

〔电话铃响。彩花什吉接电话。〕

彩花什吉 阿爸，……嗯？他回来了？好，我马上回场部。巴特大叔来了。……嗯。巴特大叔！（把电话递给巴特）

〔彩花什吉与娜木佳耳语，娜木佳若惊若喜。

巴 特 （接电话）老卡布，听说你回来了，我早就想来看你……。我呀？骨头架子还硬 实 呢！好，我去。（放电话）

〔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吵骂声。雪芽芽背书包急上。大概因为她诞生在雪线以上吧，那洁白的脸蛋儿真如一朵含苞的雪莲般可爱。

雪 芽 芽 （扑到娜木佳怀中）阿妈！（哭泣）

娜 木 佳 芽芽，怎么啦？

雪 芽 芽 阿妈！我要回赛马，我要回赛马！

娜 木 佳 回赛马？你看那是谁？（指华尔旦）

雪 芽 芽 （见华尔旦扑了过去）华尔旦叔叔！你带我回赛马！你带我回赛马！

华 尔 旦 干么要回赛马？

雪 芽 芽 我要找阿娜尕！我不在这儿了！

彩花什吉 这儿怎么了？芽芽？

雪 芽 芽 同学欺负我！

娜 木 佳 欺负你？是不是你调皮了？（边说边端起巴特的茶杯沏茶）

雪 芽 芽 我没调皮，可他们骂我是小羊羔！

彩花什吉 小羊羔不调皮，最听话，这才好呢！

雪 芽 芽 不！他们骂我和小羊羔一样，光有阿妈，没有阿爸！

〔娜木佳手中茶杯顷刻落地，脸色黯然。

雪 芽 芽 （突然又扑到娜木佳跟前）我要阿爸！我要阿爸！（撒娇）你给我找阿爸！

娜木佳 （心绪烦乱）别吵了！别吵了！

雪芽芽 就吵就吵！

娜木佳 芽芽，再吵就要把阿妈的心吵碎了！

雪芽芽 不给我找阿爸我就叫你碎！就叫你碎！

娜木佳 （怒火突起）什么？！别折磨阿妈了！

〔娜木佳一把推开雪芽芽，痛苦地直奔楼上卧室中。

〔雪芽芽大哭。彩花什吉跟上楼去。巴特心情闷闷地坐在石凳上吸烟。

华尔旦 （哄雪芽芽）雪芽芽，听叔叔话。你看，这是阿娜尔给你捎来的酥油蛋。

〔递过一枚酥油蛋，雪芽芽接过。

华尔旦 走！叔叔领你到河边去摸鱼。（下）彩花什吉从楼上缓步而下。

巴特 你没好好劝劝她？

彩花什吉 这是娜木佳姐姐最痛心的事了。

巴特 咳！马有失蹄的时候，人有走错的时候！自己想开点就行了。

彩花什吉 什么？！大叔！人家都说猎人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您就看不见人家最伤心的地方？

娜木佳 （走出卧室站在阳台上）彩花什吉，卡布书记不是让你快点回场部吗？

彩花什吉 （同情地）娜木佳姐姐，我走了……。

〔彩花什吉下。娜木佳走下楼来。

巴特 娜木佳，娃娃家的话别往心里去。大叔说句心里话，你别生气：你眼看三十七八的人了，总不能

领着雪芽芽孤伶伶地过一辈子呀！该有个自己的家了！

娜木佳 （痛苦）大叔！谢谢您老人家对我们的关心。
巴 特 大叔心里明白，你和库什在牧业学院是同班同学，感情深。可是后来，当要结婚时，库什说你……（难言状）咳！我也曾责备过库什，不能因为杯子里落进一粒灰尘，就把一杯美酒全倒掉！

娜木佳 大叔！别说这些了！他从监狱里出来后没去明花草原看你吗？

巴 特 去了。可正赶上我赶着畜群转场，没看着。后来听说他走了北京去上访，临走时给我留个信儿。
（掏信）你给我念念，这上面都写些什么？

娜木佳 （念信）“阿爸，这几年我是酸甜苦辣全尝遍了。现在，虽然‘平反’了，但我总觉得还有一股势力压在我的头上，不给我的政策落实到家。但我决不甘做他人政治角逐的牺牲品。所以，决定上访去北京。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幸福的钥匙，我宁愿到另一个世界去敲响地狱的大门……

巴 特 竟说些摸不着边的话！

娜木佳 （接念）“阿爸，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娜木佳！也没脸去见她……听说，她的雪芽芽已长大，那是您的根苗啊！”

巴 特 （极其意外）啊？！芽芽她？……

娜木佳 （扑到巴特怀中）阿爸！芽芽就是您的亲孙女啊！

巴 特 亲孙女？！亲孙女！雪芽芽！

巴 特 娜木佳！阿爸也对不起你。这几年，库什什么都瞒着我，我还一直以为你……。你这几年，受着委屈，带着孩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娜木佳茫然把信递给巴特。

〔库什手提一只新式旅行袋上。他精神略显颓唐，但两眼仍烁烁有光。这几年来的风云变幻，宦海浮沉，并未使他屈从于命运的摆布。

库 什 娜木佳……

〔娜木佳与巴特闻声一惊，三人对望。静场。

库 什 阿爸！娜木佳！（走近巴特）阿爸！

巴 特 这几年你就认得自己的影子，你心里还有我阿爸？！（背过脸去）

库 什 娜木佳……我对不起你，现在形势不同了，咱们要往前看！

〔娜木佳怒气愤然而生，躲开库什，急奔上楼。

〔巴特突然震怒，斥责库什。

〔娜木佳闻声在楼梯口停住了脚步。

巴 特 你这个没心肝的畜牲！还有脸来见娜木佳和孩子？！你的五脏六腑都装些什么？！……过来！

库 什 阿爸，你……

巴 特 你给我跪下！

库 什 阿爸我……

巴 特 跪下！当着娜木佳的面给我跪下！你的一句话就骗了我九年！你！你这个作践人的畜牲！娜木佳带着芽芽在赛马等了你八九年，可你？！倒好象没出去一锅奶子看都不去看一眼！你有一点良心

吗？！（愈发气愤）你，…你，你这个畜生……
（举起枪托欲打库什）

娜木佳 （有些动心，急回拦住）阿爸！别气坏了您的身子……

巴 特 看在娜木佳的面上我先饶了你。（欲下）

娜木佳 阿爸，您？

巴 特 我到场部去看看老卡布（下）

〔娜木佳与库什对望片刻又转过脸去。〕

库 什 娜木佳，你能原谅我吗？

娜木佳 ……

库 什 我们的孩子呢？

娜木佳 （终于控制不住）你还有孩子？！……九年前的今天，就在我们即将举行婚礼的时候，因为一封海外来信我被打成“特嫌”，你被吓破了胆，竟要我打掉孩子，脱离关系……

库 什 我那也是忍痛割爱呀！你知道，当时我正被“纳新”，为了……

娜木佳 为了你个人的前途，你可以伤害一个姑娘的荣誉，一颗纯洁的心。（沉痛万分，寂静片刻）我知道，爱情纵然可贵，绝不能高于一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生命！可是，转年的春天，当我被下放到赛马草原，临走时，你既不来送我一程，也不肯来看一眼。你有多狠心哪！

库 什 娜木佳，那时候我刚被任命为牧场政治处主任。实在是身不由己呀！

〔天色渐暗，时而传来风雪的喧嚣声。〕

娜 木 佳 当我独自一人跋涉在冰雪大坂上时，天气突变，风雪交加。（风雪声呼啸而来）我挣扎地走着、爬着，真比登天还难啊！就这样，雪芽芽降生在风雪线上……。我躺在雪地上，仰望着遥远的天边，只见飞禽在翱翔，却看不到你的影子……。要不是遇上了华尔旦，哪还有你的孩子？！娜木佳哪还能活到今天！

库 什 娜木佳，在你面前我是个罪人啊！

娜 木 佳 芽芽在赛马长大了。可是，她象个小羊羔直到会说话也不知道阿爸是谁呀！

库 什 你知道，后来，拉布朗这条恶棍为了把我从革委会中挤出去，竟采取卑鄙的手段把我投进了监牢。可是，这些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啊！我怎能会忘记，我们刚从西北牧业学院来到裕固草原的情景……

夜幕笼罩，明月初上。

库 什 那也是一个中秋之夜，我伴随着明月之花漫游在隆畅河畔。（主题歌乐起）面对着雪山，流水，月夜，草原，你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一首裕固民歌

〔幕后女声领唱：

白玉纯洁纯不过祁连的白雪，
宝镜虽圆圆不过中秋的明月，
黄金贵重贵不过人民的团结。
啊，黄金贵重啊，
贵不过人民的团结！

〔这歌声回荡在祁连山中，也回荡在娜木佳的心底，使她忘记了几年的坎坷也陷入了甜蜜的回忆中。

娜木佳 ……就是在那个夜晚，明月之花决心扎根于祖国这辽阔的大自然，于是决定改名叫仁琴·娜木佳——辽阔的大自然。此后，再也没有人知道李阿萌是谁了。

库什 这时，库什也就是飞禽，正象他的名字一样，展开了翅膀，投向了“大自然”的怀抱。我仿佛听见娜木佳在说：“要是没有飞禽的歌声，大自然将是何等的寂寞！”

娜木佳 那只是美好的向往。可是，这几年，大自然听到的不是飞禽的歌声，却是风雨雷电的咆哮！

库什 娜木佳，风雨过后就是花好月圆的时刻！
〔从旅行袋中取出一幅《花好月圆》字画跑到楼上挂在娜木佳卧室的门旁。

库什 娜木佳，你来看，那中秋的明月还象当年一样圆啊！

〔娜木佳并未上楼，但也遥对明月，若有所思。
库什遂殷勤地跑下来站在娜木佳身旁。

库什 娜木佳，记得你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诗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娜木佳仿佛没有听见竟自走到桥上，望着明月陷入沉思。库什又跟了过去。

库什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故意碰了娜木佳一下）嗯？我记得对不对？（见娜木佳摇头）怎么？